

5月8日,菲律宾巴朗盖探险船队的27名船员来到了山东德州,在这里,他们拜谒了苏禄王墓。苏禄东王,是中国与菲律宾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六百年前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明成祖展开“元首外交”,后不幸病故在德州。他的光辉事迹书写了中菲关系史上的友好篇章。

盛产珍珠的国度

在那浩瀚无边、水天一色的西太平洋上,有一片岛屿叫作苏禄群岛。

苏禄群岛位于菲律宾群岛西南部,那里拥有400个大小岛屿和几百个暗礁,中间的苏禄岛是这一片群岛的中心和必经之路,也是苏禄国的统治中心。

公元14世纪初,来自阿拉伯和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在与苏禄当地商人进行贸易的同时,将伊斯兰教引入苏禄岛的商埠,后在伊斯兰教传教士凯利玛尔·马哈茂德的布教影响下,当地一些王公、贵族和商人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因此,苏禄国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酋长国。

苏禄国建立不久,就出现在了中国史书的记载中。元代的古籍《大德南海志》第一次提到了苏禄国的名字,而在元代著名学者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1349年)中更是详细记载了苏禄国的地理位置和主要物产。

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苏禄国的地理条件不算太好,这是一个典型的岛国,土地比较贫瘠,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的耕种。因为靠近海洋,这里的居民都是煮海水为盐,以鱼虾作食。尽管如此,苏禄国却很富裕,因为这个国家的特产是珍珠。

在苏禄国有个珠池,晚上光泽浮在水面上,景象十分壮观。有资料称,苏禄国所产的珍珠,是价值不菲的南洋珠。南洋珠是海水珍珠。它之所以珍贵,一是因为品相好,这种珠子晶莹剔透,饱满丰润,色泽分明,是上等佳品;二是因为产量低,南洋珠的母贝是白蝶贝,这种贝类非常稀少,而且极其灵敏,养殖非常困难。一般南洋珠只能靠海洋捕捞,资源有限,因此它的产量一直上不去。

中国人就非常喜爱苏禄国所产的珍珠,为了长久和苏禄国做贸易,中国商人在每次交易完之后,都要留下一部分苏禄商人“做人质”,以防止苏禄商船一去不复返。

1417年前往中国朝贡

虽然中国和苏禄国民间贸易不断,但是直到明成祖时期,两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交往。

次会见的就是苏禄东王。郑和前来,率领的两百多艘大船堪称那个时代最大的舰队了。其中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米、宽61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200人才能起航,一艘船可容纳千人。

看见郑和雄伟的船队,苏禄东王对大明王朝的国力十分倾慕,于是决定带领苏禄的西王、峒王一同前往中国朝贡。就在郑和访问苏禄的同一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麻哈刺葛吒刺麻丁、峒王叭都葛叭刺卜三人,携带珍珠、宝石、玳瑁等礼品,率领其眷属、太医和侍从共340多人访问中国。

为赶上太平洋夏季西南季风的航海便利,这支庞大的苏禄国访问团于4月份启程,航船向西航行,绕道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再从越南折返至中国沿海,他们在浩瀚的海洋上迎战惊涛骇浪,还要与海盗周旋,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历生死考验,历经三个月的航程,终于到达了泉州港。

此时,刚迁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听说如此庞大的外国使团来华朝贡,可谓中华历史上千古未有的盛事,不禁龙颜大悦,他决定以超规格的礼遇款待外宾。

当苏禄使团到达应天府(今南京市)后,成祖的专使,留在应天的礼部尚书吕震和应天知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随后,在苏禄东王的老朋友、总兵太监郑和陪同下,苏禄国使团通过京杭大运河乘船北上,沿途都是运河沿线繁荣富庶的城镇,苏禄国王被中国的繁荣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所折服,不时发出赞叹之语。

苏禄东王魂归德州

到达北京之后,明成祖在奉天殿为苏禄国使团举行了隆重的会见仪式,随后,苏禄国进献了国礼。

按照《明史》的记载,苏禄国这次进贡的礼物都是国内的奇珍异宝,“进金缕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明成祖为向外展示中华泱泱大国的气度和天朝的胸怀,也回赠了丰厚的礼物,“赐印诰、袞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

在北京期间,苏禄国还考察了皇城,赏遍了京城自然景观,体验了北京的繁华富庶。其间,明朝的王公大臣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体现了明王朝的豪爽大度,热情好客。可以说,苏禄王对北京,对中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在北京逗留27天之后,苏禄国的三位王公准备启程回国,在向明成祖辞行的时候,成祖派出专使进行护送,又给他们“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罗锦文绮二百,帛三百,钞万锭,钱二千缗,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以珍贵的礼物送别远来的朋友。

可惜的是,当苏禄国使团到达山东德州以北的安陵时,苏禄东王突然染上了重病,在驿馆薨逝。消息传到了北京,成祖马上派出使臣带着祭文赶到了德州,为东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赐谥号“恭定”,并为其在德州城北十二连城九江营的西南角择址建陵,明成祖亲自撰写悼文。

在明政府为苏禄东王所写的祭文中,赞誉东王“聪明特达,赋性温厚”。肯定了苏禄东王对两国友好关系所做的杰出贡献,“贤德芳名流播后世,与天地相悠久,虽死犹生”,对东王的逝世表达了“不胜痛悼”之情。

接着,明成祖又遣派使者对东王家属表示了深切慰问,并谕王长子都马含曰“尔以嫡长,为国人所属,宜即继承,用绥蕃服,今特封尔为苏禄东王,以继尔父之志。”劝谕都马含随西王、峒王一起回国,并同意东王妃葛木宁、次子温哈刺、三子安都鲁及侍从共10人留居中国,东王妃居丧3年,后再返德州,留居中国。

从此苏禄国东王的两支后裔,温、安两姓就以中国籍苏禄人的身份在德州安家落户,与当地回、汉民族和睦相处,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给作家排座次,其实是个很无聊的事,因为文学这东西,首先不能强求审美标准和尺度统一,其次也不是靠投票、靠领导就可以决定。说到底,在基本审美能力具备的情况下,文学作为一种被欣赏的对象,完全可以由个人的好恶决定。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为什么还滥俗地让鲁迅排名第一呢?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一种解说手段,不必较真。

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作家,不读书肯定是不行的;一个人的家里没有几千本藏书,是不好意思自称读书人的。

那么,鲁迅有多少藏书呢?鲁迅都看过哪些书呢?资料显示,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有一万四千多册,其中涉及文学、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除中文外,藏书中还有日文164种,德文和英文151种,俄文86种。

就从这一点来说,当下中国大陆的作家,应该没几人能够与鲁迅媲美。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文学中的那些经典之作,读起来远远没有鲁迅的著作更有味道、更有深度的重要原因。

从鲁迅的藏书之丰富,可以看出他之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例如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和用古奥的文言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那里面的古文学学术含量,连蔡元培、郭沫若、胡适、郑振铎等都赞叹不已。郑振铎讲过,他收到鲁迅寄赠的半部明代版本的《西湖二集》,“为之狂喜”不已。因为他知道这个版本非常珍贵,极难见到。

还是单说文学创作吧。比如,鲁迅的《呐喊》小说集中多篇关于乡村人物的形态,其手法就取自小说和杂记;《故事新编》中,就有明显的六朝味道;众多反传统的散文,无论思想立意还是表达方式,都深受阮籍、嵇康的影响。这是学者们公认的。

具体到文本上,《狂人日记》中所写的“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可以煎吃”,就确有出处。查《本草纲目》可知,那里面曾提到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以人肉医治痲病的记载。至于“人部”中记载的除人外,人胆、胎衣、人尿、人粪、人屎和女人的经血,皆可入药治病呢!同时,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提到张献忠在四川疯狂杀人,并交代这些史料取自《蜀碧》,而且他那时就注意到游民对社会的破坏力量,是很可怕的,所以在《阿Q正传》和多篇杂文中对庸众给予批判。

对于一个现代中国作家来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那他的作品肯定难立得住脚,而于世界读者来说,又因缺少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样难于被接受。但是,单单具有本国的传统文化,而没有世界的眼光和情怀,那结果也是孤芳自赏、自以为美。已故文化老人周有光曾建言说:“我们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说的也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

阅读鲁迅的作品可知,鲁迅真的可以算是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充分世界化的代表。

有学者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77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翻阅李新宇教授和周海婴主编的33卷《鲁迅全集》,可以发现,鲁迅翻译的文字远远超过他创作的文字。孙郁教授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不无道理。还不仅如此,鲁迅在各种场合和著作中提及的俄国作家和美术家近百名、德国作家和艺术家三十多名、日本作家二十多名、英国和法国作家十八名,此外还有其他欧美、亚洲国家作家若干名。可见,他对外国文学了解的程度非常之深。

鲁迅正是因为大量涉猎和翻译外国作品,所以才不断更新知识,开拓眼界,最终不但学会了反思中国的文化传统,还确立了别人难以企及的世界眼光和普世情怀。例如他在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时曾感叹:“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

鲁迅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和角度,换位思考,尊重他国和他人,不以单一的大中华文明中心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秉持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理念,真是让人由衷地敬佩。环顾当下中国作家,甚至包括很多大学教授,有几个能理解、赶超鲁迅呢?

不妨来看鲁迅在创作中是如何受外国作家、作品影响的吧。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孙郁教授在大量阅读鲁迅藏书的基础上曾总结说:《小约翰》直接催生了《朝花夕拾》;《呐喊》《彷徨》中的很多意象有果戈理、安德莱夫、迦尔逊的影子;《女吊》在表现的韵致和精神的跨度上有比亚兹莱、珂勒惠支和麦绥莱勒等人的痕迹;《野草》中的“大欢喜”“醉心的大乐”“剑树”等语句以及空无、死灭、地狱等意象都与梵语和佛经有关。孙郁教授还在分析《女吊》深受外国文学滋养后说:“读解鲁迅这篇文章,能够感受到他的知识结构的多维性构造。如果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看其脉络,是不得其解的。”

鲁迅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外国文学元素,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现方式都如此,但鲁迅在这其中的取法与运用,不是那种大段的征引、刻意的描写、简单的模仿,而是内秀其中,点到为止,如流星闪过。具有相关知识修养的人,每每看到,就会有似曾相识之感,然后会心一笑,所谓文学的审美愉悦也就在这瞬间实现了。同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说:“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实在是精妙的评价。

鲁迅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人,要多读书,读各种书,然后杂取百家,融会贯通,方能达到至高的境界。
(摘自《名作欣赏》)

【短史记】

苏禄王和明成祖的元首外交

□本报记者 朱文龙



德州苏禄东王墓



菲律宾巴朗盖探险船队模型

明成祖时期,中国的海上航运事业渐渐发达,为了获得“万国朝宗”的效果,成祖派出郑和开启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海行动。在1417年,郑和访问了苏禄国。正是这次访问,掀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当时的苏禄国,国内分为东王、西王、峒王三家王侯,以东王为尊。郑和此

【洞见】

鲁迅凭啥坐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

□商昌宝